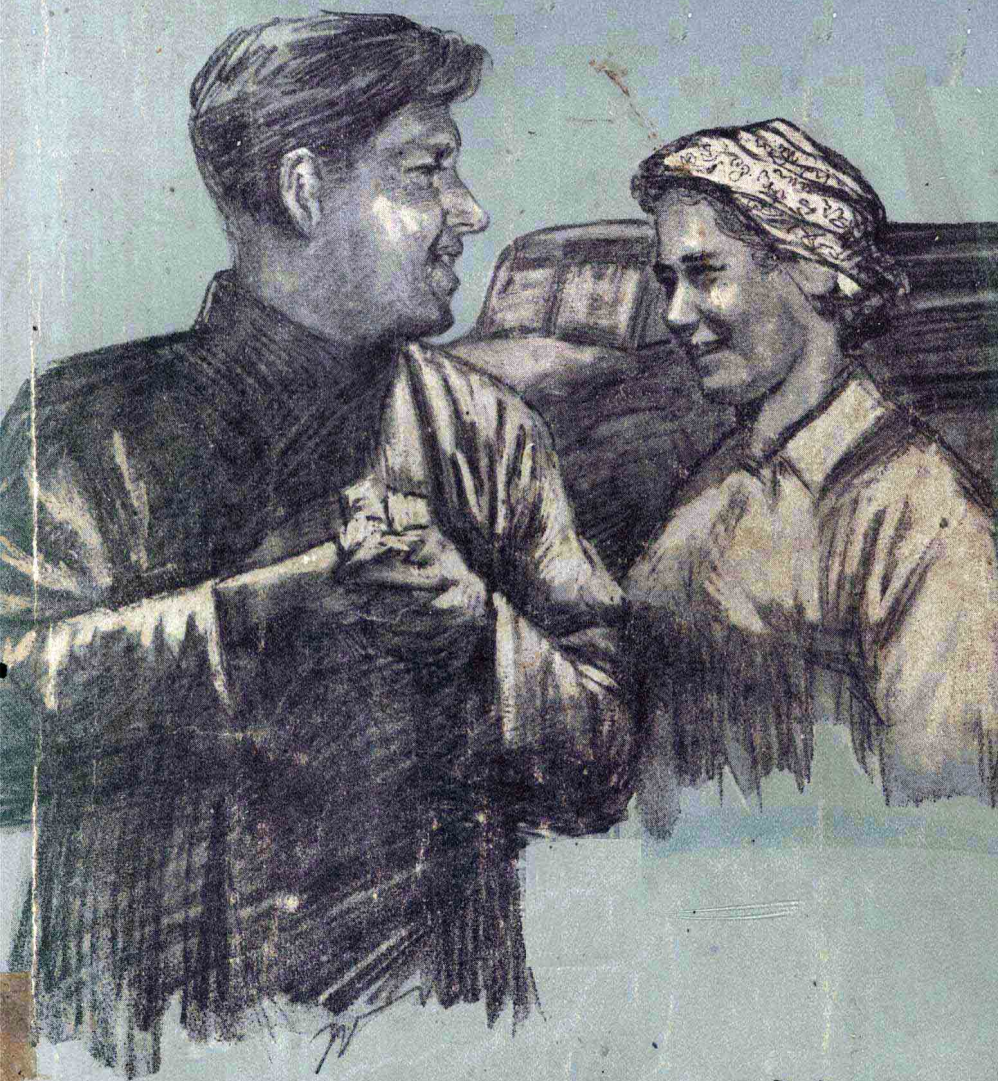




司机

雷巴柯夫著

司机

雷巴柯夫 著

岳麟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А РЫБАКОВ
ВОДИТЕЛИ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МОСКВА, 1950.

插图系根据 1950 年版和 1952 年版原著复制。

內 容 說 明

这是一部描写苏联一个汽车总站的全体工作人员的创造性劳动的小说。他们在站长波里雅柯夫和党支部書記季莫辛的领导下，表现了高度主人翁的劳动态度，不断革新、創造，用节约材料、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实施合理的装货制度等方法，提高了资金积累額，为汽车总站建造了一座汽车修理場，后来这座修理場发展成为全省性的汽车修理工厂。作者并通过汽车修理場的兴建和汽车总站其他革新工作，描写出苏联人民的高贵的道德品质和建設共产主义的劳动热情以及他們为反对官僚主义、保守思想和貪污腐化而进行的斗争。

这部小说获得一九五〇年度斯大林奖金二等奖。

司 机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 320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書号 1333 字數 263,000 开本 850×1168 $\frac{1}{32}$ 印张 11 $\frac{4}{8}$ 插頁 2

1956 年 4 月北京第 2 版 1959 年 9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定价 (3) 1.05 元

第一部

注意,加快速度!



第一章

魏尔季林隨便地坐在波里雅柯夫小小的辦公室裏唯一的一把舊的皮圈椅上，如果辦事處的這個用三合板板壁圍起來的角落可以稱做辦公室的話。這兒還有兩把椅子、一張波里雅柯夫辦公用的普通桌子和一口櫥，櫥的擱板上放着許多圖樣和各種汽車零件。角落裏掛着幾把尺、幾塊三角板和一把長長的丁字尺。門旁裝着一隻洗手盆，洗手盆旁邊掛着一條毛巾和一件有許多油垢的藍色工作服。

“我有卡農尼柯夫同志的一份批示，”魏尔季林說，“可是……”他看了波里雅柯夫一眼，帶着狡猾的微笑補充說：“您是站長——應當由您決定。”

這個微笑，對於他——這個魁偉的、胖胖的、親切而能幹的四十歲男子——的整個討人歡喜的臉龐，是再相稱也沒有了。他穿着一套灰色的小條子衣服、一雙白皮鞋和一件淡藍色的絲襯衫，襯衫的領子敞開着；這使他那張皮膚乾淨的、光滑的臉顯得很年輕，他那發亮的顴角伸展到了禿頂，淺藍色的眼睛和藹可親。

“把批示給我看，”波里雅柯夫說。

汽車總站^①站長的那種沉着的確信使魏尔季林覺得厭惡，可是他所以敢於皺了皺眉頭，只是因為下面的一句話要求這樣做：

“批示相当含糊……要是所有的批示都这样寫……”他把一張字条遞了过去，一边沉重地吁了口气，並悄悄地打量着波里雅柯夫。

他对面坐着一个臉孔瘦削而容光煥發的三十五歲的黑髮男子。那些長長的黑睫毛賦予他那对灰色的眼睛以一种凝眸注視的神情，好像他老是望着那个對話者似的。他的頭髮是偏分的，鬢角上已經有一些白髮出現，如果沒有这些白髮，這張剛毅的臉就会顯得有點兒粗魯。那件結着一條黑領帶的藍襯衫舒敞地貼着寬闊的胸膛和結實的肩膀。闊大的手掌和粗大的手指上那些發黑的皺紋，証明他曾經做過很多年的司機。这是魏尔季林所熟悉的和討厭的汽車庫主任——小企業“領導人”——的典型。

但是魏尔季林的态度仍舊是那样地安靜而和藹可親。当魏尔季林从波里雅柯夫臉上的表情看出他不会供給汽車的時候，他連忙預防拒絕。他好像在講自己的理由似的，說：

“当然，五、六輛汽車是不濟事的；單是磚头就要運幾百萬塊。这就需要百來輛汽車，我的汽車隊不久也要開到了。但是現在就要起運，要不然提單是要過期的；我的汽車隊一開到，”他做了个豪邁的手勢，並且微微一笑，“那時候我就可以幫你們的忙啦。”

波里雅柯夫把字条摺好，還給了魏尔季林：

“很抱歉，我不能幫您的忙，現在沒有車子。”

① 汽車總站——蘇聯一種汽車運輸企業，一般有五十輛或五十輛以上的汽車，規模大的有三、四百輛以上的汽車，汽車總站按業務性質分貨運的，客運的，出租的，也有兼營的。汽車總站下設汽車庫，保養部，中修車間及其他輔助車間（鉗工車間，鍛工車間，電氣裝置車間，輪胎裝置車間等），在綫路上設有調度站組織貨運和監督汽車運輸。我國有的地區也逐步採用了汽車總站這個名稱。

魏尔季林帶着故意裝出來的驚訝，睜圓了眼睛：

“这样一件小事情，五、六輛汽車……”

“可是所有的車輛都已經分配好啦。”

波里雅柯夫站起來了。魏尔季林也站起來了。可是他不是一个会很快就走的人。他一边親切地微笑，一边帶着表演得很巧妙的困惑的神情問：

“現在我怎麼辦呢？”

“請求省执委会去解决。要他們从什麼人那兒撥汽車給您。”

“当然是会解决的，省当局一定会帮助我們。可是等到解决的時候，我就要把航运時期錯過了。我們‘外地來的供应人員’办这件事真不容易啊。”

波里雅柯夫默然不語。他的確沒有空閒的車輛。

“波里雅柯夫同志，”魏尔季林令人信服地說，“我們要像經濟工作人員跟經濟工作人員那样談話。您帮我，我帮您。大概，你們需要建築材料吧？除此以外，我还可以付給現款。我知道，对汽車業來說，出納科裏存放着現金具有什麼意义……”

波里雅柯夫抬起眼來仔細地打量了一下魏尔季林。

“我們公共汽車的全部售票收入都存放在出納科裏。”

“这不完全是那麼回事，”魏尔季林意味深長地說，並且急忙作了補充：“您把我的意思誤解啦。法律是法律，可是也有一些小事情法律無法規定，我們必須善於設法規避。这些事情您我都了解！”

他尋求着的是那一种相互的諒解：突然發生的同情一下子就会把事情解决。

“您白白浪費時間，”波里雅柯夫說，“沒有空閒的車輛。”

沉默開始了。可是魏尔季林並不走。見鬼！歸根結底，他又

不是为自己的事情來的，他是代表國家的一个規模最大的建築工地而來……有一忽兒工夫，他忘記了自己所以纏擾不休的真正原因。激動使他的說話变了声調，变得真誠而使人感動：

“当然，您有拒絕我的理由。可是您說：像我这样的情形您不会碰到嗎？那時候您大概会想：如果人們都講點人情，他們就会帮忙的，而且對他們沒有絲毫的損失。”

“這話很对，”波里雅柯夫回答說，“不过，我們即使不供給您汽車，撥到綫路上去。我們因此还受到了批評。”

“再少撥五輛汽車不会使您受到嚴厉的处分，”魏尔季林說，他立刻高兴起來了。他覺得他已經觸動了波里雅柯夫的心絃，因此挽回了他說了付給現款這句話所造成的失策。

“当然，”波里雅柯夫同意了，“可是要撥給您車輛，必須从別人那兒把它們調回來。我可沒有权利这样做。對於您，最妥当的办法是叫您的汽車隊開到這兒來，不要依賴別人。”

“当然，”魏尔季林拿起帽子，把雨衣搭在手臂上，“不，这不是办法。可是我还是要求來麻煩您的，”他又狡猾而親切地微微一笑，表示他們即使不是像朋友那样，那麼也要像很熟識的人那样告別。

“請常常來，”波里雅柯夫也微微一笑，露出了兩排堅固潔白的牙齒。看來，他似乎不是對魏尔季林笑，而是對自己心裏所想着的一个念頭在微笑。接着他補充說：“讓我給您一張出入証，要不然您出不去。”

他从口袋裏掏出一隻圓圓的小盒子，把圖章蓋在出入証上，用手掌使勁地按了它一下。

魏尔季林走出波里雅柯夫的辦公室，來到了管理處，他曾經

在那兒等候過波里雅柯夫。

坐在一張最大的桌子旁邊的是總會計。單是他那孤僻而不和氣的态度就像是在說：“用不着請求，沒有錢。”簿記員是一個姑娘，穿着一件足球運動衫，光腳上穿着一雙沒有後跟的皮鞋，低低地埋下了頭，頭髮觸到一隻木製的卡片箱上，記錄着一個出納員向她口述的數字。那個出納員是個上了年紀的女人，穿着一件綠色的短衫。固定在地板上的一隻小保險箱把她們的桌子隔開來。

在房間的另一個角落裏，一個消瘦的、長着稀疏的淡黃色尖鬍子的人，顯然是個經濟員，帶着一副專心致志的神態，轉動着計算機的搖柄。這裏放着一張小桌子，桌子上沒有墨水缸，一隻壞了的鋁製活塞當煙灰缸，一張小小的藍紙上亂放着幾隻螺帽和螺釘。旁邊有一個淡黃頭髮的姑娘伏在製圖板上，她的眉毛是描過的，嘴唇和指甲都塗得鮮紅。

最後，房間裏還有一張枱子，它是簇新的、堅固的，枱腳是油漆過的，枱子上放着一隻很好的墨水缸、一隻笨重的吸墨器、玻璃板下面壓着文件和一張長長的黃色的字母表——這是記載地址和電話號碼用的。桌子旁邊的牆上掛着一塊在整個管理處裏獨一無二的小牌子：“供應科科長B·C·斯莫爾金”。房間的前半部是用木柵隔開的；那兒就是調度室，牆上掛着各種圖表和時刻表，還有幾架電話機。

管理處裏的工作人員對於喧嚷和擁擠顯然是習慣了的。人們工作着，沒有注意到計算機的軋啦軋啦聲、打電話的聲音、入口的門不斷的砰砰聲、女賣票員們的開玩笑聲、以及裝卸工人和司機們大聲的爭吵聲。每個人做着自己的工作，誰也沒有注意到魏爾季林。只有那個女製圖員微微斜睨了他一眼，過後又專心地繪製釘在製圖板上的圖樣了。

魏尔季林走出管理处向停車場走去，那个停車場完全不像他在建築工地所習見的那些骯髒的和堆滿各种廢物的汽車庫停車場。

这个停車場圍着一道新做的高高的柵欄，这道柵欄是用截得整整齐齐的头等木板釘在緊密地排列着的粗大木柱上做成的。出口的大門和太平門都包着鉄皮，出入口的那座崗棚漆成了悅目的綠色。在進口大門与車庫之間立着一座木头的洗車台。它旁边並沒有在这种地方所常有的水窪：水都流到一条特別構築的排水溝裏去了。

在停車場兩旁，沿柵欄搭着兩座車棚：一座車棚是停放損坏的汽車的；另一座車棚是停放日常行駛的汽車的。在圍着鉄絲網的第一座車棚下，有幾輛汽車擱在大木头上，它們都沒有輪子，有的油漆都褪了色，有的漆成偽裝色；有幾輛是沒有車身和引擎的。

第二座車棚空着：所有的汽車都在綫路上。只有在車庫近旁停放着三輛卡車；幾個司机在它周圍奔忙，顯然在準備駛到綫路上去。魏尔季林不由地站住了。好汽車！洗得乾乾淨淨，油漆閃閃發亮，駕駛室都裝上了玻璃。汽車總站裏竟會有城市裏最好的汽車。

車庫本身並不大，看來容不下汽車總站裏一半的車輛。“而且，”魏尔季林心裏想：“在這兒，大概也有修理工場。是的，它們稍微嫌擠了些！”車庫的大門關閉着，从那兒傳來了鉄鎚打鉄的聲音、馬達的响声、电鋸的嚙嚙聲——那是低沉的生產聲，这种聲音在小工廠或工場的因日久而發黑的紅磚牆外面常常可以听到。

那些安置在一道很大的木護板下面的漆成鮮紅色的沙土箱，投入了魏尔季林的眼簾，在木護板上掛着幾把斧头、搭鉤杆和鎚子。

一切都使人感觉出來这兒有一隻强大的主人的手，它使人們服从着一个規定得很嚴格的制度。这个制度魏尔季林甚至从下面的情形裏也可以感觉出來：那个看門老头兒皺着眉头，久久地仔細地檢查着出入証上面的記号，然後歉懇地開了門，並举手敬个礼，像是在說：叫你知道知道我們！

波里雅柯夫的意外的拒絕，把魏尔季林考慮得很周到的計劃打乱了。在这个計劃裏面，汽車總站佔着一个虽然不是主要的、然而却是重要的地位：汽車總站將被作为一种幌子，準備好了的計劃是要在它的掩護下來進行的。

魏尔季林分明知道，省执委会不会替他解決問題：建築工地自己有足夠的汽車，可是省裏的汽車不够。所以，只有卡農尼柯夫——汽車托拉斯經理，才能够叫波里雅柯夫撥汽車給他。可是卡農尼柯夫是狡猾的！他寫道：“儘可能給予協助。”他不能供給汽車，可是不肯這樣說，因為他要裝作他是個高級首長。實際上叫波里雅柯夫供給汽車並不那麼容易。

必須找別的路子。机会帮助了魏尔季林。当他走出出入口的時候，他跟汽車站供应人員斯莫尔金相遇了，他是早晨在托拉斯裏等待卡農尼柯夫接見的時候跟斯莫尔金認識的。

斯莫尔金是一个臉孔紅噴噴的青年，穿着一件簇新的保護色短衫和一條藍褲，褲腳沒有塞進靴統裏。過分的肥胖並不妨碍他成为一个非常活潑好動的人。現在他快步走着，——有一種人走路來總是急急忙忙，甚至在完全沒有必要的時候，也是如此，他就是這樣的一種人。這個人顯然是不可靠的，喜欢信口亂說，可是有什麼办法！這是魏尔季林目前在汽車總站裏結識人的唯一机会。

“可是我只有靠您幫忙啦！”他大聲嚷道，帶着又愉快又驚訝的表情，在人行道當中站住，寬寬地攤開雙手。

斯莫尔金在臉上露出非常高兴和極其關懷魏尔季林和他的事情的神情，問：

“哦，怎麼樣，去看过波里雅柯夫沒有？事情解決了嗎？”

“還沒有完全解決，”魏尔季林回答說，一邊仔細地打量着斯莫尔金狡猾的臉，好像在決定：跟这个人打交道是不是值得？

“難道他拒絕了嗎？”斯莫尔金驚愕地問，甚至拉住了魏尔季林的手。

“是的。”

“不會吧！？”

“現在您可明白啦，”魏尔季林沉靜地回答說，輕輕地掙脫了手。

“奇怪，”斯莫尔金搖了搖頭，“很奇怪。”

“我跟他連講道理的機會都沒有，”魏尔季林說。“辦公室裏擠滿了人。”

“他那兒經常有很多人，”斯莫尔金証實說，他分明知道，波里雅柯夫從來也沒有同時接見過幾個客人。

“我有話要跟你談談，”魏尔季林意味深長地說，他那估量的目光一直盯着斯莫尔金。

“好吧，”斯莫尔金突然着急起來，“事情總會解決。請隨便什麼時候到我這兒來，我們談談。”

“我們今天碰面好啦，”魏尔季林說。

“什麼時候！我下班很遲，還要回家吃飯。”

“那末我們一道去吃晚飯吧……”

晚上魏尔季林和斯莫尔金一同坐在涼台上露天餐館的小桌旁，涼台上纏繞着野葡萄的嫩枝條。一羣遊客在下面花園中間的

小徑上散步，在疎疎落落的路灯灯光下忽隱忽現，这些灯都是懸掛在小徑上空的看不見的鉄絲上面。管樂隊在舞池裏演奏，樂隊的銅喇叭声跟正在露天剧院裏上演的輕歌劇熱鬧的音樂声混成一片。

魏尔季林仔細地研究着菜單，一边跟餐館裏的服務員交談着，这个服務員站在他面前，做出一种漫不經心的恭敬的姿勢，餐館裏的服務員常常用这种姿勢來告訴顧客，他的長久的考慮是沒有意义的。魏尔季林生气了。在餐館裏斯莫尔金有很多熟人，可是魏尔季林不欢喜有人注意他。尤其是在這裏，在扎格里雅日斯克更不應該引起人家注意。斯莫尔金顯然是个很活潑的小伙子，他跟鄰桌的人們高声談話，誘人發笑地笑着，不加考慮就答应帮助别人。他同時还要做着滿不在乎的手勢，像是在說：“對於我們，这一切都算不了什麼！”

可是魏尔季林自己就是个供应人員，他知道類似的諾言的價值。說話必須实事求是。第一，他可以幫助汽車總站得到建築材料；第二，他在莫斯科有特殊的關係，斯莫尔金有什麼事情，他在任何部裏都可以幫他解决；第三……

“……第三，”斯莫尔金不耐煩地打斷了他的話，一边拿起了酒杯，“我們供应人員，應該互相幫助，对不对？請，祝您成功！”

喝了些酒，吃了些菜後，斯莫尔金繼續說：

“斯莫尔金說話算話。您想要五輛汽車！我們給您十輛。这是由營業科科长斯杰潘諾夫決定的，我跟他的關係——挺好！”斯莫尔金把兩隻手掌闔起來緊緊地握了握，“固然，斯杰潘諾夫現在在請病假，可是這沒有關係，我們的話在汽車總站裏也不是沒有效力的。”

“那麼，我們談妥啦？”魏尔季林說。“以後我要竭力幫您的

忙。”

斯莫尔金不滿地皺了皺眉头。這話值得說嗎！汽車總站不需要魏尔季林幫什麼忙。

“可是我立刻就要起運。”

“我們不會拖延。您準備一份託運單交給我，我自己來填寫。後天我們可以在羅斯托夫供銷處碰面。兩點鐘您有空嗎？”

“有空。”

“好，沒有事了。”

看來，斯莫尔金不願意再談這個問題了，他開始談旁的事情：魏尔季林玩不玩普勒費藍斯^①？他有幾個勁敵。城裏的彈子也不差，就在“東方”飯店附近……

可是魏尔季林對這一切很少興趣。他所需要的是汽車總站，而不是這個滿口廢話的胖子跟他的普勒費藍斯和打彈子。

“您在汽車總站裏工作怎麼樣？”他問，預先裝出一副對他表示同情的臉相。

“不要說啦！”斯莫尔金傷心地說。“要知道，我要供應的汽車零件，”他動人地舉起了叉子，“就有五千種……真是名目繁多！您以為我們的站長至少會給我一個人幫幫忙吧？他無論怎樣也不肯！”

“您的工資多少？”魏尔季林問，聽到回答後，搖了搖頭，說：“不高……”

“我們那兒的工資不高，”斯莫尔金趕緊回答說，“附近一家机床製造廠要我去當汽車器材供應組組長。工資多一倍，可是工作少三分之二。組裏有四個工作人員。”

“您為什麼不換換工作呢？”

^① 一種牌戲。

“習慣啦，見鬼！而且，您要知道，我是專門搞汽車工作的。工廠裏的汽車工作——這是什麼工作？不重要的，多餘的；我可不能跟那些外行人工作。汽車總站就不同啦：人們都是專門幹這一行的，他們都是內行人。如果我給汽車總站做了一件什麼事情——他們都會賞識的；如果我做不來——他們也明白：他們都知道這一切怎樣才能夠達到。”

“跟你們的站長做事好像不挺容易吧，”魏爾季林說。

“對，他是個意志堅強的人！”斯莫爾金感嘆地說。接着斜睨了魏爾季林一眼，並作了補充：“但是沒有堅強的意志是不能勝任他的職務的。我們處在省的中心，人人都看着我們，我們上面有百來個上級，他們都要管，簡直窮於應付。”

“據說，他跟卡農尼柯夫搞得不挺好，”魏爾季林謹慎小心地說。

斯莫爾金又瞟了他一眼，過後用滿有把握的聲調說：

“您說什麼！他們的關係是最好的。”

魏爾季林心裏想：“哦，老弟，關於這件事情我也知道一點兒，你雖然狡猾，可是還不成。”

斯莫爾金使勁地嚼着烤羊肉，一杯一杯地喝着啤酒，又開始大談各種瑣事，一點兒也不管魏爾季林對這一切是不是感到興趣。可是魏爾季林心裏挺滿意地想：斯莫爾金並不頂聰明，不難把他掌握在手裏。

“順便談談，您的磚頭提單是五月份的嗎？”斯莫爾金突然問。

在這個出其不意的問題中，魏爾季林覺察出一種令人生疑的聲調，於是警惕起來了。

“是的，”他回答說，“那麼怎樣呢？”

“如果是五月份的，那末我們就更有理由立刻供給您汽車。”

“要是我的提單是六月份的，我現在也不會要求汽車了。”

“為什麼？這都是第二季度的額子，六月份的也可以在五月份裏提取。這樣的情形常有。”

“常有，”魏爾季林同意了，可是他心裏已經察覺到，斯莫爾金提出這個問題不是無緣無故的。看來這個面頰紅潤的快活人倒不笨。“不過，勞駕，快些供給我汽車。”魏爾季林沉思地用兩個指頭撫摸着高腳玻璃杯的腳。

“這还用說嗎！？我報告一下站長，一切就解決了。”

“還不知道他的意見怎樣！”

“您在想些什麼，他是个不知利害的人嗎？”

魏爾季林心裏想：“聰明的小伙子。”

他慷慨地付清了遞給他的帳單。這些錢不是白花的。不過遺憾的是：這裏的價格並不比莫斯科的“大都會”^①便宜。

第二章

當斯莫爾金和魏爾季林一同從餐館裏出來的時候，第三汽車總站的經濟員列翁尼德·伊凡諾維奇·波波夫正坐在波里雅柯夫辦公室裏，坐在讀者已經熟悉的那把舊的皮圈椅上。波里雅柯夫本人伏在一盞罩着綠燈罩的电燈照耀着的桌子上，正在審查波波夫所提出的關於汽車總站四月份的工作報告。

雖然時間已近半夜，就是說已經到了那個很遲的時刻：管理處裏差不多一個人也沒有了，屋子已經收拾過了，桌子上都收拾

① “大都會”是莫斯科著名的旅館和餐廳。